

谨以此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 虎啸八年

温靖邦 著  
花城出版社

南

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  
烟雨  
中

# 虎啸八年

温靖邦 著  
花城出版社

以此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啸八年 (三)

温靖邦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60-4469-0

I. 虎...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3844 号

策划编辑: 孙虹

责任编辑: 孙虹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王越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环城西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4.375 1 插页

字 数 330, 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469-0/I·3561

定 价 25.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战事每进行到关键时刻蒋介石就下令停战，如是者三。这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初期发生的最莫名其妙的事 / 1

第二章 空军大队长陈栖霞奉命率部飞赴上海轰炸日军。是时雷雨交加，乌云密布，陈大队长与自己率领的机群失去了联系…… / 31

第三章 张治中一直在最前沿督战，与战士冒同等危险，却遭到“莫须有”的指摘；他受不了窝囊气，在电话里与蒋介石吵了起来 / 57

第四章 幕僚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却能用如簧之舌鼓动风云；千万不可小瞧了他们。萧振瀛架空宋哲元，排挤冯玉祥，把第六战区搅得一塌糊涂 / 91

第五章 晋系大将李服膺临刑前高呼口号：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 / 125

第六章 日军部队进入了两面山势十分险峻的谷地，居然完全没有抬头张望观察，昂首挺胸大踏步走自己的路。骄狂到了如此地步！然而，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 157

第七章 这天拂晓，白茫茫的浓雾和宏大的潮音使杭州湾一带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日军数万增援部队乘机抢滩登陆 / 193

第八章 南京西流湾八号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一伙人在这里鼓吹“和平”，策划卖国。蒋介石闻讯，恼怒地指摘“周佛海走得太远了！” / 227

第九章 日寇大兵压境，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伤感地慨叹：此去关山万里，老朽老矣，此生再不能回南京

了 / 259

第十章 中国军事当局对南京的防卫部署，与修筑万里长城是同一思路，不思如何进取，只知摆好姿势等在那里被动挨打 / 287

第十一章 行军途中，一位漂亮的失业女教师纠缠上了文强及其部属。正是这个女人，将会在未来的间谍战中，令文强及其上司戴笠大伤脑筋 / 317

第十二章 长沙成了伤兵的世界：街头巷尾，三五成群，用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从早到晚，横冲直撞，估吃霸赊 / 353

第十三章 蒋介石的座机在六朝故都上空盘旋两周，向机场上伫望不去的将军们昭示蒋氏夫妇的难舍之意。据说当时唐生智的眼泪夺眶而出 / 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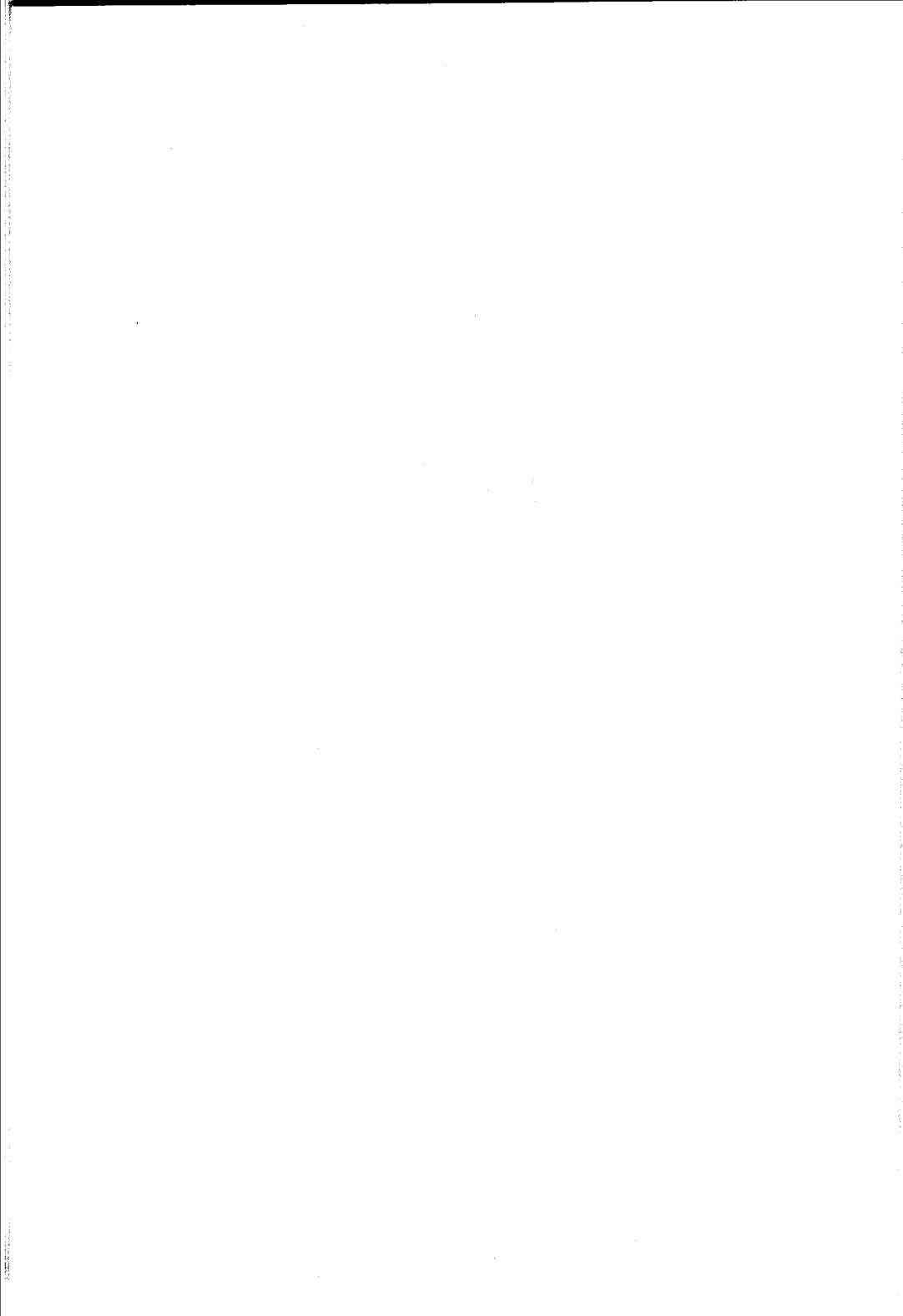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华北大片土地已然丢失，南京又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值此民族危亡时刻，中国的当政者们仍忘不了窝里斗，彼此暗中又较上了劲 / 399

第十五章 败逃途中，唐生智坐到糊满牛粪的板车上，喟叹带兵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过今天这么狼狈 / 431



# 第一章

战事每进行到关键时刻蒋介石就下令停战，如是者三。这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初期发生的最莫名其妙的事





一个女人谋杀另一个女人，人们往往会毫不踌躇就判断为情杀。西园寺淑子正在策划的“个案”却没有那么简单；情的因素固然存在，更为主要的却是政治。

近日，驻沪总领事到淑子下榻的亚洲饭店拜访，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瘦小的老头。总领事介绍，老头名叫南本实隆，少将衔，是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助手。两天前赶来上海，专为协助驻沪皇军应变。

淑子待理不理的，只抬手指了指沙发，请他们坐；也没上茶也没敬烟。她已经不和军方来往了，更不与特务机关打交道。心里嘀咕这老头怎么不知趣，跑来干啥。

总领事没坐，介绍完之后就告退了。

南本实隆很谦恭，只坐半边屁股，腰背微弯，满脸谄笑。一再表示歉意，不该来扰乱清雅打搅芳心；只是事关帝国命脉，不得不冒昧行事。客气话一罢，旋就慨叹8月9日大山勇夫中尉勇闯虹桥机场侦察中国飞机数量而壮烈殉国以后，上海局势益形紧张，战争多半不可避免。从张治中鬼鬼祟祟的行止揆测，说不定中国军有什么先发制人计划；皇军驻沪部队兵微将寡，处境十分危险。又惊悉戴笠在上海拼凑什么别动队。这可是一支看不见的刺刀，不仅威胁到皇军，还危及成千上万日侨的生命财产。

南本一番话，引起了淑子对驻沪皇军和大批流沪同胞的关切。担忧之余，指摘南本之流为什么不预先采取措施防范。

南本自责地叹了一口气，解释皇军情报部门对戴笠别动队的人数、武装配置、行动方案一无所知，无从下手采取措施呀。顺



着这个话题谈了一个小时，充分煽起了淑子的忠君爱国热情。南本窥察火候成熟，趁热打铁，直截了当提出了要求：希望淑子能勉为其难再湿鞋一次，帮助皇军搞清楚戴笠别动队情况。渠道应该是有的，那就是淑子所熟悉的邓文仪。邓文仪是复兴社代理书记长，地位比戴笠高，一定知晓一二。

淑子考虑良久，心里难免翻江倒海。毕竟忠君爱国意识积淀深厚，终于同意了。

送走了南本实隆，她开始认真筹划这事。想要从邓文仪口中套出情报，从他保险柜里窃取密件，像目前这样若即若离温水般的关系是办不到的；必须使双方感情恢复如初，才可能出现下手机会。

最近几个月来，出于对旧情的怀念和目前感情的需要，她也曾努力多次冀图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由于有了未婚妻，给予淑子的情感空间微乎其微，往往只是一种应付和敷衍。这着实让她伤心了好一阵子，产生了彻底结束关系离他而去的念头。

现在要想重新全部占有他，那个讨厌的未婚妻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有什么办法让她躲开呢？无缘无故叫别人为自己挪地方，谈何容易。

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动手杀人，将她秘密除掉。

可是，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犹豫了很久下不了决心。

后来，把自己的矛盾心情倾吐给一位闺中密友——那密友现在是皇军驻沪海军一位大佐的夫人。闺中密友对她即将展开的行动大为赞赏，甚至敬佩得五体投地，以为实在堪为帝国女性楷模；同时劝她用不着犹豫，因为这是战争。战争是不应该计较手段的。

决心下了之后，接下来就是遴选谋杀的方式和实施者。最好不用枪和刀，采用一种相对和缓的方式。曾经听人说，国内试制



成功了一种毒药名叫“帝国一号”，人服用不久就陷入一种昏迷状态，一周后慢慢死去。谁也查不到真正的死因，反倒以为是得了一种什么怪病。这可以避免邓文仪去怀疑周围的人。

投毒者以邓文蕙为最佳人选。她可以佯作悔过，与家人和好，重新进入邓文仪的生活。这样就不难找到机会了。

马上打电话给南本实隆，叫他通过驻沪特务机关找到邓文蕙的日本情人。由这位也是日本特工的情人向邓文蕙交代任务。

她明白，要邓文蕙去干这件损害哥哥的事，定然不会轻松，必有一番耐心的动员，其间难免威胁和利诱并用。最适合劝驾的当首推邓文蕙的情人；淑子才懒得去费这个唇舌呢。

果然，邓文蕙一开始拒绝干，甚至表示要离开日本特务机关，重新做一个自由人。

那情人提醒她，当初加入的时候就宣过誓，永远不背叛组织，否则甘受制裁。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莫说到时候你逃不脱皇军刀枪的追寻，我作为你的情人也会遭殃。再说，组织如果你为皇军特务组织服务的材料寄给戴笠，那个杀人魔王会饶过你吗？即使是你哥哥也难免受到牵连。

邓文蕙此时才后悔莫及；当初因为恨陈立夫始乱终弃，又受到日本人诱惑，下水做了日谍，没想到这竟是难以自拔的泥淖。

那情人又告诉她，南本实隆少将最近坐镇上海，老头发话了，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奖给一大笔钱，允许她去欧洲定居。情人又甜蜜蜜说，那时我们可以在巴黎公开结婚。

这个诱惑，也是她难以抗拒的。

终于，她怀着痛苦流着眼泪，在情人的搂抱中应允了这份罪恶的差事。

然后，按照情人的安排，去亚洲饭店找西园寺淑子报到。

两个年轻女人再一次聚首再一次合作。

南本实隆仍然担心西园寺淑子能否认真去执行刺探情报的任务。淑子的大小姐脾气他多少有些了解，一旦有什么不合意，她会马上不干；如果兴致不高，又可能消极对待，敷衍塞责。南本决心进一步加以鼓动，使她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果淑子控驭邓文仪成功，岂只这次可以搞清戴笠别动队的情况，今后还可以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借口预祝成功，备下便宴一席，恳请淑子小姐能够赏光。其实是为了构建一个良好的氛围，觥筹交错之间最为便于下说辞。

他在日租界一家名叫“宫崎之星”的餐馆订了一桌日式酒宴，摆设在高等雅间；请驻上海公使作陪。

酒宴开始之际，南本实隆和公使用隆重的姿势捧起酒杯，宣称为大和民族之花西园寺淑子干杯。用庄严得过头的神情一饮而尽。然后像人们通常饮头一口酒那样夸张地张大嘴巴发出一声重浊的赞叹——嗜！今天的赞叹不知是对酒还是对淑子，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接下来两人轮番上阵，对淑子本人，对淑子父亲，对西园寺家族，大加吹捧；从高贵的血统吹到上千年来民族的脊梁，吹到当今帝国的柱石。直吹得昏天黑地。着实让淑子飘飘然起来，仿佛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家族和自己的光荣与伟大。在两个男人的奉劝下，忍不住一杯杯的酒灌下肚去。

南本实隆不露痕迹地把话题往预设的路上引，说到淑子父亲西园寺公望的对华战略构想。

淑子眼望南本，问这位比父亲小不了几岁的瘦小老头，父亲的战略态度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南本微笑点头，奉承了一句小姐真是目光如炬。去年国内“二二六”事变以前枢密大臣阁下比较支持“不扩大”和“渐进式”；之后较倾向对华沉重一击，把华北拿下来。但是不同意海军在上海扩大事态，因为皇军不能冒两线作战的风险；认为只宜在上海作有限动作，牵制部分中国军队使其不敢离开江南去支援



华北。枢密大臣阁下英明极了。

南本所说的“二二六”事变是怎么回事呢？

法西斯性质的“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就上升了。

由军部幕僚为主所形成的派别，史称统制派。这一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把日本资产阶级百年来通过“维新”的手段所达至的民主政治全部埋葬，建立天皇制军部独裁统治。

另一派是皇道派，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他们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激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独裁统治。

两派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磨擦，逐渐激化，只等导火线的出现了。

1936年1月，军部下达命令，派遣驻屯军东京的第一师团开赴“满洲国”。

第一师团是驻屯东京的两个师团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这便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了让他们远离东京的谣传。第一师团的少壮军官，下决心实施早就酝酿成熟的军事政变。

2月26日凌晨，第一师团抽调最具“皇道精神”的三个大队共一千四百多名士兵，在野中四郎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率领下，占领了东京的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以及内务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他们冲进首相办公室，撞上秘书，误以为冈田启介首相，即行枪杀；另几队人马杀害了内务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打伤了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

兵变的上层组织者马上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尽快转奏天皇，请求天皇恩准他们的要求，

勿使皇军自相厮杀。同时还拟定了组阁名单。

陆军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拉上海军皇道派头子加藤宽治，一起去拜会伏见宫亲王，要求建立皇族内阁；请他转奏天皇，“发布诏书，赦免事件参与者”。<sup>①</sup>

随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军事参议官们聚集在一起，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操纵下，迫使川岛陆相发布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宫陛见，转奏兵变集团的要求。

天皇裕仁十分恼怒，指着川岛喝道：他们这是谋反！不管他们用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我也不会赞同。因为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命令你尽快镇压他们。

川岛陆相唯唯而退。

裕仁从陆相脸上看出姑息叛军之意，马上召见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授予他镇压叛军的全权。

殊知杉山元内心也不赞同血腥镇压。上命难违，只好采取拖延办法。他玩了个花招，任命第一师团的师团长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司令官，由该师团第一联队的联队长小藤大佐负责东京市区警戒，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一联队指挥之下，无形中把叛乱分子部队变成了戒严部队。

裕仁的侍从武官本庄繁，也千方百计袒护叛军，对裕仁解释：这些年轻人的动机是好的，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建议不必深究。

裕仁大不以为然，指摘本庄繁是非不明，真是老糊涂了。愤愤不平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

---

<sup>①</sup> 祢津正治：《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第11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要他传令给杉山元，若不马上采取平叛行动，那就要罢免他。“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团平定叛乱。”<sup>①</sup>

杉山元获悉天皇的坚定态度，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弦更张了，放弃袒护，忍痛进行镇压。他从千叶县、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又调来航空部队。从数量上压倒叛军，促使他们投降，以免皇军之间互相残杀。

29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这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宣称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若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秩序的崩溃；而且发动叛乱的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朝野谴责的锋芒指向军部，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因此，必须遵奉天皇意旨，予以严厉镇压。他们借用天皇3月4日的紧急敕令，组织了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叛逆。7月5日，判决叛军的十九名首领死刑，七十名骨干人员处以终生监禁。3月到8月，陆续实行了对第一师团有关联队的调动，罢免了大批军官。

皇道派虽然在组织上被清洗了，军部首脑们从这次政变中感觉到皇道派的思想在军队中是一股不可清洗的思潮，若不稍许顺应，这股思潮迟早会掀起更大规模的巨澜。他们在内心默默地认同了这种思潮。连西园寺公望这样的元老重臣也在向这种思潮靠拢。

有一位德籍超级记者、世界驰名的远东问题专家佐尔格，对这次事变作了深层揭示。《法兰克福报》抢先刊发了佐尔格发自东京的电讯稿。这篇电讯稿指出：东京事变不仅仅是头脑发热的猖狂行动，它有着相当大的背景。一批最有权势的人物——军部

---

<sup>①</sup> 祿津正治：《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第11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高官和另一批在暗处影响日本政治的人物——工业巨头、金融寡头，在肇事前夕悄然离京，绝非偶然，说明他们早有所知。

佐尔格其人其事以后我们将陆续触及，将给予这位红色超级巨谍一定篇幅。

南本实隆小心地从桌子中央的盘里挑选一块焦酥适度的油炸海豚肉，放到西园寺淑子面前的小盘里。旋说：

“枢密大臣阁下尽管逐渐转向同情对华沉重一击论，而稳健作风犹然存在；对海军要求扩大上海战事持批评态度，正是这一作风的充分体现。他认为华北战事必将不可避免地无限扩大，帝国应该把力量集中在那里，千方百计夺取胜利。占领了华北，充分加以消化，再徐图南下；而不应该冒两线作战的风险。况且上海一带水乡泽国，不利于皇军机械化部队展开，战事难以预期。我以为枢密大臣阁下英明极了！这次我们在这里侦察中国军队的动向，搞清戴笠别动队的情况，就是要确定对应策略，设法遏制上海战事蔓延！”

女招待送上浓鱼汤。给每位客人舀上一小碗，然后小心地退出，将推拉门合上。

西园寺淑子端起汤碗尝了一口，觉得腥味去除得不彻底，就把碗放下了，不再去喝。拿上另一个小盘中盛着的小方巾，揩了揩嘴角。说：

“中国方面怎么样？他们会扩大上海战事吗？”

“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当出现事变，他们总是消极应付，很少有主动出击的时候！”总领事插嘴说，“这一次，恐怕也不会例外吧？”

南本实隆微微冷笑，摇了摇头。端起酒杯，轻轻啜了一口。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

“这次，恐怕会有‘例外’发生！”



“是吗？”总领事惊讶地瞪大双眼，“南本君是随便说说，还是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1932年淞沪战役以后，按照当时中日双方签订的协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屯驻。市区只有杨虎所辖上海警察总队和江苏保安队两个团。最近几天突然发现张治中的两个师进驻上海，另有一些部队也在向这个方向移动！而皇军只有三千多海军陆战队驻在上海！如果中国方面只为应付大山勇夫事件引发的冲突，用得着那么多人马吗？”

总领事佩服地点头，赞扬南本实隆高见。又皱了皱眉，望着对方，问道：

“上个月中旬，张治中奉命离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职位，就任京沪警备司令。依南本君高见，这个说明了什么？”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当局可能对上海冲突持强硬态度！两位想一想，张治中何许人？蒋介石亲信将领中的主战派——而且是个猖狂的主战派！此时此刻派他主持京沪军事，这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当局的一种倾向！”

虽然张治中被公开任命为京沪军事长官只是最近的事，但蒋介石秘密指定张治中暗作京沪战备却是在一年多以前。

当时，张治中明白那是一个极为机密的工作，不能让日本人有丝毫察觉。奉命之初，先在中央军校选调了一批干部，筹划一切。用什么名义掩护这个工作的开展呢？中央军校是一个教育机构，他在东大楼教育长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室。用这个名义作掩护，组成了秘密的京沪司令部。

此后就要开展两项工作，一个是国防工程，另一个是民众组训。陆续派遣两批人去京沪各地区视察，督导各部队和民众的备战。

后来，又把名为“高教室”实为司令部的这个机构移往比较



偏僻的苏州狮子林。机构渐渐扩大，工作人员增加，狮子林地方狭窄，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又将“高教室”移往留园。移动的过程中，又感到“高教室”这个名义不妥，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办事处”。

张治中把这个机关完全学校化了；规定全体人员有规律地作息，外出必须请假，回来必须销假。

他常常集合参谋人员研究一些问题，制定若干决定，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这批人回到留园，制作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复又出去指导构筑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的小炮、机枪据点工事。

他还得兼顾军校工作，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的校长，具体校务都是教育长在打理；同时要随时向政府汇报请示，须常回南京。政府指派一节专用车厢，可随时挂任何一列客车。一段时期，他成了铁路上的匆匆过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为应付不测，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

8月7日，大山勇夫驾摩托横闯空军虹桥机场被击毙，上海空气顿行紧张。日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一副就要派陆战队强行登陆的姿态。

这个时候，国军在苏、常、锡一带的驻军，仅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另有独立第二十旅的一个团、上海警察总队两个团。8月11日夜半，张治中指挥这些兵马出动向上海挺进，12日的早晨就全部进入了市区阵地。

南本实隆又谈到戴笠正在上海组建的一支别动队，认为这是一支带黑社会性质的秘密部队，一旦让其组建成功行动起来，对皇军首脑和驻沪日侨工商巨子具有极大杀伤力。必须首先搞清这